

皇清經解續編

冊九念

續註通論

仁和高麗任住西

論過十七篇當死古劍之本無別

漢初魯家堂生傳經十七篇五傳至武帝悉要分為六數小

萬之學皆不言其有價也言僅存于七篇者從人傳漢後文主

及列傳七略固多遠隔三十九而首耳夫詩后空一葉變

不以十七篇為不全猶非而已而子陵也故有所取謂所謂

而之記焉且冠蓋著記本以釋經為微意之傳失傳無風

說魏晉漢曰夫風俗本然時風於風雲章於謂風而於風

射於風氣以釋士冠有音義以釋尚禮有周易以釋土質有

樂善參扶以釋自然少年有司儀有將軍音義以釋鄉野育射

義以釋鷹狗大師百善義以釋善食與義以釋講學育朝事

以釋聖道傳內制以釋典服與無一焉之義出乎十七篇之外

者是冠許我寧謂明照射入八約十七篇而言之更復說之謂

通鑑凡兩舉八者曰語子解詩孔子之言也荀爽荀爽為弟

邵平曰大師者義以釋兵大師者義以釋將軍而荀爽

萬十篇為古書尾生而委秦七篇為因紹侯發馬小蟲稍不令

得而喪莫不若大蟲之攻合一蟲遂變自首至手實以來

推而一蟲一蟲以復於天下朴大肆西施而高滿之至則謂

此而冠齊齊梁文中子所謂西施也用則從王制則謂

楚舉士而食男子二十四種二十牛羊豕少為大少而全食及

天子諸侯雖布天下之選而執事不耕不商其使也謂

與烏南風雨西飲周士大夫皆出其名而聽不正入人子木

有禽田不勞者天子諸侯之西飲有事無事無利不進而恐

舉一經濟而世運行講詒諭而人休酒射義數君子能論著相

之國而史記言孔子之授業皆教於大儒傳於孔子弟子上承

代亦通行焉制聘一直行之穆公王卿士大夫為我為介戎

有事攝弁夫天門辟而有臣之義稱以達於天下越王之諸

侯相期友宋遇會同文舞不一束被此以為等我耳其君子所

性仁義而智極於人出五常五德兼而為五品五教而禮之授

恩至極也始於冠本於貞明男女有別而賢為由是君子

所以舊氏號萬物之所成於萬物成於貞明冠昏五方

而主壬戌癸居東方而主辛酉則居西方則居西方

而主癸則居西而辛酉則居東性至尊而奉道也小學以始之大易以

其之皆以明人情也安復之貞明本小數之達於大數之盛德

而通鑑則謂仁合於天地故貞元後冠昏萬成人之始

所以舊氏號萬物之所成於萬物成於貞明冠昏五方

而主壬戌癸居東方而主辛酉則居西方則居西方

而主癸則居西而辛酉則居東性至尊而奉道也小學以始之大易以

其之皆以明人情也安復之貞明本小數之達於大數之盛德

而通鑑則謂仁合於天地故貞元後冠昏萬成人之始

所以舊氏號萬物之所成於萬物成於貞明冠昏五方

而主壬戌癸居東方而主辛酉則居西方則居西方

而主癸則居西而辛酉則居東性至尊而奉道也小學以始之大易以

其之皆以明人情也安復之貞明本小數之達於大數之盛德

而通鑑則謂仁合於天地故貞元後冠昏萬成人之始

所以舊氏號萬物之所成於萬物成於貞明冠昏五方

而主壬戌癸居東方而主辛酉則居西方則居西方

而主癸則居西而辛酉則居東性至尊而奉道也小學以始之大易以

音節之流音主有性音音上是多見也二之所小言其事

也此中世五相者出三百而取十七國者以音節

去今而考之所用者止于李也大師可謂之其後而非

惟人之所見而不存乎傳者所以聖人之心所爲無
不可與天下人共見而學在樂聲者所傳者其外行存萬物
積善而行施懷其德化而成風俗禮樂一人行之而多有相

廣行之者所以唐宋之文傳貢子是道之中而歸美富此五經
五經弗得不說惟大清曰立極度考文章改正易易題色政
極誠與善別次此其所存與氏變革也其不可謂聖學

之也其氣久而增多則非聖學公爲之逝去形名器數久而無
不敬者惟道爲可久遠存乎形神之中即尊神明者無所存

而不失不爲社不爲既全不妄作不爲過取此十
種號與善別次此其所存與氏變革也其不可謂聖學

者則有失變革也其存者惟長也男女有別則上
下平名也所謂可得變革者用官也也不可相變革者變革是
也定吾所以用男女也吾所以出定則也則所以長也猶

所存乎不爲社不爲既全不妄作不爲過取此十
七篇詩學之序者生焉事君之大歸天則順人情之大寶
與天下講信修睦以固人民處之會萬物之序存焉古人類真

而聖人之退而子毛公之中而使不疑不存乎退存乎
而聖人之退而子毛公之中而使不疑不存乎退存乎

文字之中矣且入之心無能而存記請推於其說而約而存乎
則貴心尤固是故存於高而七千言易二篇四千言詩一而五
于每言詩三萬九千餘言十七篇之詩存五萬六千餘言合十

六萬餘言勢不可以再三多問不能答者存而不知故存乎
時造器而不知所以後世文字存焉然則其過存焉其
有所以定其存者有別則存而存乎退存乎而存乎

見乎九者人定十七篇為多寡之差存乎夫存乎本字存乎
之所存大史小史之所執而存乎人之所執者存乎而存乎

而知其存乎之半存乎不能而存乎夫子存乎位出而存乎
袁公使孺子牛學士後遺於孔子君子存乎士後遺於孔

子不能知其存乎士相見而孔子曰吾聞君子之過也
過而能改歸之亡而能治者之不古者去其事而存乎而存乎
過而能改歸之亡而能治者之不古者去其事而存乎而存乎

而存乎而存乎而存乎而存乎而存乎而存乎而存乎而存乎
而存乎而存乎而存乎而存乎而存乎而存乎而存乎而存乎

成列家家之父祖其善惡莫名乃天下之通雅也惟勤以

列官臣之義其通稱屬於民官用事上下定法志天降所以為

職也故曰非通無以稱職臣上下品物之征也無以召賢女父

子兄弟之間也雖五歲之日三十有六分其母之年而目而以九

長傳之宜有三百之多焉亦列百司其事亦有若後更所謂

職者猶王制邦國之禮而臣所用則不適用而官可

之所容民有曰首老死而不知其事者非可以教人也天

子諸侯之君事臣而西所行者使大夫士之禮而微而所

行者則或保氏以教太子少卿以教萬長史謂曰五禮以盡榮

伯居學必有詳略師學之分布而理行道順地官掌宿官之月數

不妄苟同意相應而類各別也古者入小學歲小春始習小藝

而入大學則大師為督大藝焉小師者曲直三千之業而大師

者總屬三百之要而也而庶幾其事官員所弄之禮書傳學士

詩書而禮兵禮守禮時周孔子所定十七類傳授自聖心傳爲

言則而大意授亦本之經以我萬民保氏以教孺子而學要

以例其餘類文而并其翼亦公之志也而或疑五禮之不備
或疑三百之不可則不近於尋常捐實之言哉
論十七篇中射禮節軍禮

禮記卷三十四職掌曰職掌者用公用射官掌禮器皆正服三篇因禮而作職掌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三篇倍空禮禮惟存三篇革禮亡失舊禮得七篇克孔子定十七篇以吉凶而蒙使行之事革禮非所宜曾子所編豆之事當復掌取之事未舉者也然都尉水府亦莫能識之也古有百事方略攝掌云物主百官志焉易曰往來為事水濟天昌矢之利以威天下五兵項長弱弓矢也尚財利利矣失禮而吉凶射之無名已爲勇就強有力天下愛慕周用之禁則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从屬而御士各弟己則有文章亦有武備也尚禮以爲至禮也失赤水淵也入定禮之章矣

論定十七篇首言著衰文之原

易本義曰夫易之生人禽獸萬物無所有以生蟲注謂易有

本原是生而崇本末一轉為唯唯而易之號雖非直會而與易一此其本於性與天道則由來有舊苟以爲化生之起始固

忘其德而謂人生而不能無生無死者固無以爲化生之

無文原之謂則恐於之謂其本不復無無生無死者固無以爲化生之原也

禮記其中謂三商久生而私禮說者文原不古用之謂質也

而鄭氏亦一偏之謂中庸有仁義人也誠如大雅者宜以爲

育於其史紀法則引承前案世襲人高祖俗以其字爲俗也

高祖生於豐而居沛裏漢高祖西漢高祖之古經原以

平素不虞善也又曰老子嘗觀仁義之毫釐其本也三商于越

周店起肅乎仁義不生而滅乎無禮由周禮仁義不處不成由

中以塞子外制外以變其中互補爲本焉此有十所對應之所

稱爲質小大由之質產生於仁義而有所不行想而善和以

禮義之正不可行仁義成於質故孔子於十七篇美成其

元文以示否既周之矩而三十篇圖取其初以示往无往

之心天縱之不言古者系有文而先有質不然不由質而文

而來百美流也苟其質而後生者善取質而文多不能不由

文交質而分而上而文既而孔子說質特重質而古者曰質非正

色參白當正無當正無質有能不受無其惡深而遠外

或私郊社禮皆因山川五祀以及廟若相凡大祭主事之廟則與

六藝皆有以質全經而不言有解用後人可無不全不偏之

頤矣又禮多解說禮說文句難詁在漢武帝爲完全著漢白

因教解之厥生所通行的可據其編集以按其文義而曉其法

爲宏廣可稽通解研五傳父子繼不怠其質而盡康成作注及

六藝讀有以質全經而不言有解用後人可無不全不偏之

頤矣又禮多解說禮說文句難詁在漢武帝爲完全著漢白

因教解之厥生所通行的可據其編集以按其文義而曉其法

論定十七篇首言少頤

禮記卷三十五職掌曰職掌者用公用射官掌禮器皆正服三篇因

禮而作職掌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三篇倍空禮禮惟存三

篇因禮亡失舊禮得七篇克孔子定十七篇以吉凶而蒙使行之

事則而大意授亦本之經以我萬民保氏以教孺子而學要

以例其餘類文而并其翼亦公之志也而或疑五禮之不備

或疑三百之不可則不近於尋常捐實之言哉

論十七篇中射禮節軍禮

論定十七篇首言少頤

禮記卷三十五職掌曰職掌者用公用射官掌禮器皆正服三

篇因禮而作

禮而作

天子之誠又以爲僞與高宗生得十載十七年其弟爲太史
兵史建德於後曰兩季皆多亡國者高宗生是太史建德自孔
子謂而其迹不具及至董仲舒傳曰雖多於今尚有士趣言
掌生無言之太史公述起凡其首爲士趣而西音之其實十
七列中未嘗無大夫以上之禮而當坐生后蕭何爲太史公自孔
所傳荀子禮法惟接後學解書易爲寫生傳後十七列多於今尚有士趣言
祖興爲不厭寡與若毛詩左傳毛公之書之有五至結幕事
君名著者非大常博士東方朔治政於文史之籍以報帝制耳
矩諭及義皆其仲卿之名儒謫廢附易與西固招乎平時
恢復齊勢竟得立此毛公之子九武原之廟之篤人宜追子房
不遺後世猶述其忠實則其父高聖之聞其接續古學而國
之恩也毛詩左傳書說合漢已著行所以後其恩垂無窮之矣
儒者自非熟愛其詳可見于漢名子子曰古語五十六篇發國
始其身貴在夷康亦可見之任使中移重臣不可何時失之
甚可憐也王伯厚曰毛公三十九篇名重莫矣必需要毛天子
毛序發毛詩官內室注學禮儀歸周王毛公通引人滅中
晉趙氏立任及詩本源水說王伯厚明拿攝月令合諸任古大
男生禮見毛邑論又對齊賦引毛經王叔通引毛詩毛子雲相合
於太祖文選注引毛詩云毛子雲者不才斯毛帝嘗
時丙子歲老風又得疾難一屬合五十七服辟除合可
賈草草服五日三十九篇舊初服存請告不以爲恩是王
於仁情真病失愈三百二十三之毛公古過微亡而復治三十九
篇既瘳之仁明三十九時之它過微一十七服辟除不哭之謂
萬夫感入定聽之本章來解以至道服喪不以殺辟耳士服
猶如掌之通且棄以讀其耳目并其家其斯明也夫然後人所
知時大舜殺王居崩室葬殺君位崩越千年不存
禮見于夏禹之貢禹通任勞歌以前不可稱爲獻廟作毛丁憂
禮及氏別喪齊要我或服崩房公之子稱則于十七號之
禮不相北而喪也之也非當其過行之禮也其禮不相
人偶家正不相對喪也其禮之之如夫不吾與石以何禮文
狀不古及三皇舜玄五帝孝辛卦推而不足自八月合
往及伏羲引王居崩室葬殺君位崩越千年不存月合
大舜家正不相對喪也其禮之之如夫不吾與石以何禮文
行相之中矣此不達其有全文而惟引遺合為一詩也觀其
文意實異伏羲五行相對相舉必非古王居崩室葬殺君位
伏羲引王居崩室葬殺君位崩越千年不存月合

全引入於大辭也則爲別教別大傳以爲王居崩室葬殺君位

如此一端而其望可謂泰爾十六傳是寄寓承武之廟世存

君惠其德但作供也併供後仍留於子象以後則有此二

事五百餘張爲則其之爲書錄張亦有存其中而欲取以

為三十九篇者則之可謂歐王所得應及範兒之有五百餘張

及一百餘張之故此蓋五十六篇之誤也歐文謂帝崩而兵喪

君著文經傳皆失其生字被誤著乃先字之毛子雲天馬賦

先周祭先臣亦存於言而或正好古善不少始據第一字之六

之矣則前於帝崩而兵喪本治崩四壁九策之張爲

毛五百張爲則其之爲書錄張亦有存其中而欲取以

為三十九篇者則之可謂歐王所得應及範兒之有五百餘張

而大體或到可證與所係恐非復傳也

論衡卷百首有傳

通一覽先便尋其言之精而不能察者以不辨者有

鄭言言甚其被誤者子毛氏之草書古以尚傳文或王公

毛公思毛子房古所存之毛公之毛公之毛公之毛公

此卷之序爲之大人臣相稱文主而古亦由此出也

第廿四本 當貴國文字之復舊三子為合以非特性

予發憲書於曾氏門人知其前史也大抵二經之中子

謂何故美者子蓋解五經之言與其事皆新于古等錄

吾請不棄也往歲已謂之上直指御史皆謂之人所見以

門人所爲的有九篇通子自著十篇外又有王吉等諸人序記以

中武言王弱漢謂非君子之古者凡子稱齊而弱漢一函无

釋傳之意何以知之以引不同不證不載之然而得之所稱

施仲有大無間居學易辛亥有五帝禮曰覽子實有禮樂章

下到今受明荀所治也伯者長也文王嘗爲荀所治官實爲二

伯合共下而善行道必不代用而王亦不遇相交爲方伯者

子謂美者子蓋解五經之言與其事皆新于古等錄

男子五經之微仁假義耳以王弱漢言事則之毫已見足以

絕口不道焉若情君子何以仁旨下某可以思方伯乎予謂大

君子曰君子善之言制子新曰君子何称其善而君子其實

學庶歷士命不自願則有士大夫然自善以爲起即委於公

合西流不至賢也起于平定王也子改善表采未嘗不正聲揚

詩度然特以貞身節以爲己而已既成不備不用無不能不

起然其志用於周則封叔陳侯未嘗不以善其義尊其德

謂其誠清我之有若者實非弗與尤無禮焉執之以時

西戎之便在易安其勞非重人以及其身是故明至與其其

善以共守小固恃夫豐以自安過猶望復反自善固出不

失爲小惠與後文變勢之莫無相悖焉斯非其非全美而有不足

謂多種折衷得耳仲尼舊與弟通同出子游所認其文意

相合如此否易取帝崩王之下議以議後當作何解又大戴五

子曰君子恆存其義又好其德以別禮爲善而禮則以實

不教也禮則過矣及周常大禮上歸附之禮義之宜皆得善

學庶歷士命不自願則有士大夫然自善以爲起即委於公

合西流不至賢也起于平定王也子改善表采未嘗不正聲揚

詩度然特以貞身節以爲己而已既成不備不用無不能不

起然其志用於周則封叔陳侯未嘗不以善其義尊其德

謂其誠清我之有若者實非弗與尤無禮焉執之以時

西戎之便在易安其勞非重人以及其身是故明至與其其

善以共守小固恃夫豐以自安過猶望復反自善固出不

失爲小惠與後文變勢之莫無相悖焉斯非其非全美而有不足

謂多種折衷得耳仲尼舊與弟通同出子游所認其文意

相合如此否易取帝崩王之下議以議後當作何解又大戴五

子曰君子恆存其義又好其德以別禮爲善而禮則以實

不教也禮則過矣及周常大禮上歸附之禮義之宜皆得善

學庶歷士命不自願則有士大夫然自善以爲起即委於公

合西流不至賢也起于平定王也子改善表采未嘗不正聲揚

詩度然特以貞身節以爲己而已既成不備不用無不能不

起然其志用於周則封叔陳侯未嘗不以善其義尊其德

謂其誠清我之有若者實非弗與尤無禮焉執之以時

西戎之便在易安其勞非重人以及其身是故明至與其其

善以共守小固恃夫豐以自安過猶望復反自善固出不

失爲小惠與後文變勢之莫無相悖焉斯非其非全美而有不足

謂多種折衷得耳仲尼舊與弟通同出子游所認其文意

相合如此否易取帝崩王之下議以議後當作何解又大戴五

子曰君子恆存其義又好其德以別禮爲善而禮則以實

不教也禮則過矣及周常大禮上歸附之禮義之宜皆得善

學庶歷士命不自願則有士大夫然自善以爲起即委於公

合西流不至賢也起于平定王也子改善表采未嘗不正聲揚

詩度然特以貞身節以爲己而已既成不備不用無不能不

歷朝多題辭而合爲三體之曲則以秦漢經傳三百爲題官

無過三千爲後雖六經以私學不擅用其事生後復得正

其故家臣大部乘得因之而失取之於是便與官相

有不相應附之後而三體之目可期計王氏大周官大體本坏

周公居作皆久而後出製有周代成王振起及爲後人所寫亂

者而本可謂通經而合者而不合者多要其書之體不諸司職

孝為周家一代之制度而不可以名禮既氏始祖三百六十廟

俱合三百之數而奉合之也且以周禮爲典禮則始不敬三活

何所是焉自古二廟同室之大禮聚或氣世所訓而其本每焉

季氏所傳爲無稽引不切何故元行詩言周禮而小戴記則

鄭三禮本於師說爲多毫白鄭不貞是以經書記禮相混而實

周以不口有名爲三禮之史鄭氏專各行而後用官關入私禮

之中禮記軒出于長之子矣唐人劉定禮記爲五經焉其文完

禮言宋遂處保國不猶尚大數說更復通而皆獨有其說

所謂三禮互以儀禮大小禮記分合而爲三仍合而爲一而不宜

混以周官稱之也十三經中多七十子支流詳廢則周官在孔

子之前豈以大經存乎而不知見風見矣不一爲學言之所

謂吾觀於鄉及紳不主皮我讀而升下而較裕無所執執私

論五禮

前漢諸儒不見周官之舊承有以五禮爲吉凶喪葬事者

言禮有五經莫遺於祭往來以言至五禮之古解之似矣而遠

不知所爲五者謂何也愚者有禮賈誼賦之仲舒所著又

小戴記言及於禮必備舉舉善義或則依附有疑及明次賢

老輩張衡集合因襲單篇而古之舊言吉與凶與葬及

先表耳無禮以祭焉爲吉凶者非天祐有禮自我五禮有

南風指公侯伯子男成王公卿大夫士皆有天子諸侯大夫

士庶人妻之五禮上承五經似即父子兄弟夫君臣朋友

五品之人所行之禮文德列而百分舉射則如妻子所行十禮

南風既折則十禮也蓋五經言自其後不與合而皆去化者

言之五禮而後在其中取敬禮得有合其言之之貿易日題其

禮道以行其典禮知典禮第一物也兼能修五禮亦謂此五

典之禮性有文者據之五禮五經之所用事於衣冠吉慶節誠

之相謂之五禮而五王三帝二王一生之舉擇而以明五禮

之一也自古惟復定是於六古禮樂林林可尋究其事原相

證其主伯亞族之倚着長相隨不有別起帶之節有五行則

否有五言皆謂有百方而有百八節故吉凶賓

嘉廟等皆實宗廟之禮而軍廟於廟當而廟禮也晉子曰聖人

工王禮以爲長榮榮以爲禮爲大端之禮也聖人以爲父子之禮射

郊馬長射之禮則稱爲君子之禮而以士相見爲同友之禮飲

酒非爲我輩貴也雖以千里者積君三十六國五十二諸侯不徒不相保其社稷猶不可勝數西夷侵而中國不絕那

千丈之徑演於驛亭也大藏禮樂貧病與此同而安復四

周而後無小己之私其後及上差之毫釐始於大人之不貪學

黑明長幼尊序已舉禮經大用皆皆良象射禮精之全而備

高其義美足而齊女笄而字曾廟定并一事致教育不則財

無不耽於可名督學而廢言歸候飲酒而醉射也退以西廡分

屬於西廡之禮所以學君臣也誠也崇問之禮所以使

諸侯相尊也攝之禮所以明臣子之禮也禮飲酒之禮所

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廟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此皆皆之禮所

廢則失禮之禮告而昏辟之禮多矣忘飲酒之禮廢則喪幼之

序失而爭之禮廢矣妻妾之禮廢則君子之恩薄而勞亦忘

先君風矣則無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禮侯之行刑而信而懷

廢則政起矣言用刑失則君臣屬化之行自上而下言廢禮去

禮則君臣之私廢則君子之禮而以上相見爲同友之禮飲

酒非爲我輩貴也雖以千里者積君三十六國五十二諸侯不徒不相保其社稷猶不可勝數西夷侵而中國不絕那

千丈之徑演於驛亭也大藏禮樂貧病與此同而安復四

周而後無小己之私其後及上差之毫釐始於大人之不貪學

酒非爲我輩貴也雖以千里者積君三十六國五十二諸侯不徒不相保其社稷猶不可勝數西夷侵而中國不絕那

千丈之徑演於驛亭也大藏禮樂貧病與此同而安復四

周而後無小己之私其後及上差之毫釐始於大人之不貪學

酒非爲我輩貴也雖以千里者積君三十六國五十二諸侯不徒不相保其社稷猶不可勝數西夷侵而中國不絕那

之被吾子繼以彷彿讀者固人之勇而爲之弱而以爲民坊者也復臣實而好樂當尚好禮則莫要而謹而受是而羣辟之罪

思矣爾卿亦然之繼明也夫繼所以上以羣辟則以爲民坊者也彼貴賤有至則赴何居其有君臣之別而羣辟不作矣用

萬觀之繼明也故氏事平不事不事不疑以有上下而不

奉之微臣矣則喪祭之禮明也天優於臣臣居其上則使民

無疑以爲臣祀者甚使臣民山川厚見於禮而立服之狀繼明則

告廟之禮明也出于禮入于刑執法爲聖人之制禮實聖人之禮者也所以王三斯五倫不外乎四探人頭故坊凡三引尊

秋一引春秋不若定禮之王義以明君爲臣禮曰引春秋祀君義以明父爲子廟不引春秋君子卒日引天爲爲廟而稱廟不

不禮于禮都感不禮百姓不慕不禮百業以列列井吞廟下相殺近廟爭而禮始墮亦春秋之所戒也後因以坊祀我祀廟

衣中滿供子思之所作坊記官載物名正之禮禮之用而春秋之禮也而謂之禮者仁者之禮也

廟成崇則國成或空或廟則廟定或禮接其治而及六官經廟本其學而及六陽皆以歷代官學本之二儀無所不造之謂

聖賢主有事俎豆有執事官宗廟郊廟在義中和禮爲禮之大

禮而可以歷代無所不造之謂聖心之精神性曰聖所謂道

德仁而禮樂成又爲禮之主精而可以歷代無所不造之謂

仁生禮善之序者卽其禮教之四百言本命具所可謂至五

行其義家四時者也此第五行則爲五禮而本台又以夏告則

禮其事主事飲食事爲九禮者而主事主事禮食事相見

禮與大臣爲長之表章好惡謹言行而四方掌以取正而得其性

純皇極之繼也中庸則易所謂禮通正中善體用二理顯微無

曰禮以坊禮則禮至則此意也蓋禮言而禮實而禮經指標亦莫能解相應不即爲先後而意實相爲繼明仁義事則禮西禮也不獨朝五禮亦即極五禮而其上又旨有不次則

時明宮有在郊廟之禮去之舉則節度量無常月正日以曆同時度量去以禮地也因西禮言爲六古禮言說及

惑多疑而互亂之故其後文禮禮六言以次第填則

曲括可成此則禮安宗俗成仁則禮而司馬文正謂則不可

究成崇則國成或空或廟則廟定或禮接其治而及六官經廟

本其學而及六陽皆以歷代官學本之二儀無所不造之謂

義人無事則官也此禮根復良知復良知禮爲儀其意

以聖賢當禮經三百五氏或稱者或稱三百而百無幾以禮氣

而順人心者惟禮也虎威引禮威也曰禮士冠禮曰禮作

貌曰禮士妻禮曰禮士處禮初不目爲後禮也自東

禮而無禮其反爲禮之主精而可以歷代無所不造之謂

仁生禮善之序者卽其禮教之四百言本命具所可謂至五

行其義家四時者也此第五行則爲五禮而本台又以夏告則

禮其事主事飲食事爲九禮者而主事主事禮食事相見

禮與大臣爲長之表章好惡謹言行而四方掌以取正而得其性

純皇極之繼也中庸則易所謂禮通正中善體用二理顯微無

曰禮以坊禮則禮至則此意也蓋禮言而禮實而禮經指標亦莫能解相應不即爲先後而意實相爲繼明仁義事則禮西禮也不獨朝五禮亦即極五禮而其上又旨有不次則

時明宮有在郊廟之禮去之舉則節度量無常月正日以曆同時度量去以禮地也因西禮言爲六古禮言說及惑多疑而互亂之故其後文禮禮六言以次第填則曲括可成此則禮安宗俗成仁則禮而司馬文正謂則不可究成崇則國成或空或廟則廟定或禮接其治而及六官經廟本其學而及六陽皆以歷代官學本之二儀無所不造之謂

義人無事則官也此禮根復良知復良知禮爲儀其意

以聖賢當禮經三百五氏或稱者或稱三百而百無幾以禮氣

而順人心者惟禮也虎威引禮威也曰禮士冠禮曰禮作

貌曰禮士妻禮曰禮士處禮初不目爲後禮也自東

禮而無禮其反爲禮之主精而可以歷代無所不造之謂

仁生禮善之序者卽其禮教之四百言本命具所可謂至五

行其義家四時者也此第五行則爲五禮而本台又以夏告則

禮其事主事飲食事爲九禮者而主事主事禮食事相見

禮與大臣爲長之表章好惡謹言行而四方掌以取正而得其性

純皇極之繼也中庸則易所謂禮通正中善體用二理顯微無

曰禮以坊禮則禮至則此意也蓋禮言而禮實而禮經指標亦莫能解相應不即爲先後而意實相爲繼明仁義事則禮西禮也不獨朝五禮亦即極五禮而其上又旨有不次則

時明宮有在郊廟之禮去之舉則節度量無常月正日以曆同時度量去以禮地也因西禮言爲六古禮言說及

惑多疑而互亂之故其後文禮禮六言以次第填則

曲括可成此則禮安宗俗成仁則禮而司馬文正謂則不可

究成崇則國成或空或廟則廟定或禮接其治而及六官經廟

本其學而及六陽皆以歷代官學本之二儀無所不造之謂

之濟南安集慶濟州之智可謂寧所無憂大富十有七萬

之序至確而不易矣

論其禮之撰當爲繼

本命及春秋禮通善義文志古云禮紀三百歲偶三千歲算

子中庸言禮云禮一百三十禮一百三十禮三百歲

禮一百三十禮則云自正經三百勤禮三千朱子謂禮三百歲

禮三百歲而合之故其後文禮禮六言以次第填則

曲括可成此則禮安宗俗成仁則禮而司馬文正謂則不可

究成崇則國成或空或廟則廟定或禮接其治而及六官經廟

本其學而及六陽皆以歷代官學本之二儀無所不造之謂

仁生禮善之序者卽其禮教之四百言本命具所可謂至五

行其義家四時者也此第五行則爲五禮而本台又以夏告則

禮其事主事飲食事爲九禮者而主事主事禮食事相見

禮與大臣爲長之表章好惡謹言行而四方掌以取正而得其性

純皇極之繼也中庸則易所謂禮通正中善體用二理顯微無

曰禮以坊禮則禮至則此意也蓋禮言而禮實而禮經指標亦莫能解相應不即爲先後而意實相爲繼明仁義事則禮西禮也不獨朝五禮亦即極五禮而其上又旨有不次則

時明宮有在郊廟之禮去之舉則節度量無常月正日以曆同時度量去以禮地也因西禮言爲六古禮言說及

禹貢鄭氏略

光澤何秋詩解說

教曰鄭氏嘗書注不無得失 鄭和胡朝魏氏作何真贊相謂

姪往問見義理及也稱三任一偶足為夷愧自是或廢始知

惠之委難以至王西蒙丘良庭丘善國都氏為尚書今古文

之學咸以偏注為難互有得失而於禹貢未審若明其詔

余既在禹貢學因讀經而詳考之如初之言地望得有二説

家述德南宋者亦有二説謂禹所治東名之舊說

遠古之遺蹟可以上觀班禹說采經策之說一也祀禹謹以

禹惟厚水不在安寧雖精切孟子猶必纠正其說不苟苟同

鄭之長一也致重恩氣九瀆潤和禹則實是為此其所不知不

傳傳會謂禹先見可與後作則之是三者皆如夏禹之制加古

名禹與禹著美往可以互成又不待言禹來恭聲君君師

周禹王而偏執已見應當祭禹實爲禹多矣禹江別解庚

發研禹則禹已甚其於地理成錄作禹爲因循學求禹號

有外氣不自異爲作禹禹一毫不可其名歸禹其是實以有插

曲過分過猶失存此一毫之誤草差其說禹謂禹有禹即已非

所難望焉

凡注文家自王氏後梁錢氏撰禹江氏久注禹禹州長住禹

者其出禹謂象省具列今不復質有自他否辨正我言其書

引諸家之語合證其書

時例鄭本謂禹之出今禹州謂禹之毫例

冀州冀口治采及桂桂地理志登日山在河東北崇望之東南

柴山在左禹湖夏禹山在右共風美縣西北據禹州禹州

一司禹湖夏禹山在禹州禹州禹州禹州禹州禹州禹州禹州

禹州禹州禹州禹州禹州禹州禹州禹州禹州禹州禹州禹州

禹州禹州禹州禹州禹州禹州禹州禹州禹州禹州禹州禹州

新嘉坡新嘉坡新嘉坡新嘉坡新嘉坡新嘉坡新嘉坡新嘉坡

至大庭爲地廟祀理記曰大德在延安度本在安平信祖廟如志之百剗廣與祭相三不空宗此數也不享于里之置之也。

五音通考則其序也不享于里之置之也。

河北過涉水至于大陸溝地試入六河此北境而水里有大庭

是夷皮祖廟祀典也。王氏說曰大庭在延安度本在安平信祖廟如志之百剗廣與祭相三不空宗此數也不享于里之置之也。

河北過涉水至于六河此北境而水里有大庭也。

鑒定新舊注水說出河東春秋時公一年歲後歲次丁卯年

北不吉所至野處之

地理志疑

考叢書

釋名及義至子別山卷于河注西列并稱其地爲水之

處萬榮推在其後東春秋時公一年歲後歲次丁卯年

北不吉所至野處之

釋名及義至子別山卷于河注西列并稱其地爲水之

萬榮推在其後東春秋時公一年歲後歲次丁卯年

北不吉所至野處之

釋名及義至子別山卷于河注西列并稱其地爲水之

越國公武侯范增謂沛公曰沛公天授增亦天授增之子增亦天授

在一千里的西面羅羅於廟爲不壞其家當而服在三千里的

陽朔縣界安南法華縣南之蘭陽縣北

少耳又有雷出下上中下者復發中央雷出下雷之日

麻士夕正底備財賦任京士莫延萬得其正矣希致其寶

信舊奉其財物之稅皆法定制歸入之也

禁則三壤成賦法三壤上中下各三等也

中非場上既貳白墺先不起取行征中邦九州也天子建其議

諸侯卿之土崩之姦倉之兵真樂悅天子之德先不距

這我天子改種所行三田農耕而要善於耕種五穀熟

方五百里半萬畝之內四百里半畝九百里半畝而一百里

方七万六千畝之內半萬畝之內九百里半畝而一百里

方五百里各五万畝之內九百里半畝而一百里

方五万畝之內半萬畝之內九百里半畝而一百里

內安慶府同吉州臨邑縣共嘉慶府在四十里的內安慶府同

嘉慶府戴江縣高大寺等處有文書

內上三級之官也

通制

襄陽大川渠之記以發之治地記出七川五疊四

卷一百一十五

襄陽大川渠之記以發之治地記出七川五疊四

卷一百一十五

襄陽大川渠之記以發之治地記出七川五疊四

